



世範

上中下

合冊

9
3776



3776

世範卷上

宋 袁采編 華亭陳繼儒訂

睦親

第章

人之至親莫過於父子兄弟而父子兄弟有不和者父子或因於責善兄弟或因於爭財有不因責善爭財而不和者世人見其不和或就其中分別是非而莫明其由蓋人之性或寬緩或褊急或剛暴或柔懦或嚴重或輕薄或持檢或放縱或喜聞靜或喜紛拏或所見者小或所見者大所稟自是不同父必欲子之性合於己子之性未必然兄必

昭和十七年
十二月二日
購求

欲弟之性合於已弟之性未必然其性不可得而合則其言行亦不可得而合此父子兄弟不和之根源也况凡臨事之際一以爲是一以爲非一以爲當先一以爲當後一以爲宜急一以爲宜緩其不齊如此若互欲同於已必致於爭論爭論不勝至於再三至於十數則不和之情自茲而起或至於終身失歡若悉悟此理爲父兄者通情於子弟而不責子弟之同於已爲子弟者仰承於父兄而不望父兄惟已之聽則處事之際必相和協無乖爭之患孔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聖人教人和家之要術也宜熟思之人之父子或不思各盡其道而互相責備者不啓不和之漸也若各能反思則無事矣爲父者曰吾今日爲人之父蓋前日嘗爲人之子矣凡吾前日事親之道每事盡善則爲子者得於見聞不待教詔而知倣儻吾前日事親之道有所未善將以責其子得不有愧於心爲子者曰吾今日爲人之子則他日亦當爲人之父今吾父之撫育我者如此畀付我者如此亦云厚矣他日吾之待其子不異於吾之父則可以俯仰無愧若或不及非惟有負

於其子亦何顏以見其父然世之善爲人子者常
善爲人父不能孝其親者常欲虐其子此無他賢
者能自反則無往而不善不賢者不能自反爲人
子則多怨爲人父則多暴然則自反之說惟賢者
可以言此

慈父固多敗子子孝而父或不察益中人之性遇
強則避遇弱則肆父嚴而子知所畏則不敢爲非
父寬則子玩易而恣其所行矣子之不肖父多優
容子之愿慈父或責備之無已惟賢智之人卽無
此患至於兄友而弟或不恭弟恭而兄或不友夫
正而婦或不順婦順而夫或不正亦由此強卽彼
弱此弱卽彼強積漸而致爲人父者能以他人之
不肖子喻己子爲人子者能以他人之不賢父喻
己父則父慈而子愈孝子孝而父益慈無偏勝之
患矣至如兄弟夫婦亦各能以他人之不及者喻
之則何患不友恭正順哉自古人倫賢否相雜或
父子不能皆賢或兄弟不能皆令或夫流蕩或妻
悍暴以有一家之中無此患者雖聖賢亦無如之
何譬如身有瘡痍疥癩雖甚可惡不可決去惟當
寬懷處之知此理則胸中泰然矣古人所以謂父

世範卷上
子兄弟夫婦之間人所難言者如此子之於父弟
之於兄猶卒伍之於將帥胥吏之於官曹奴婢之
於僱主不可相視如朋輩事事欲論曲直若父兄
言行之失顯然不可掩子弟止可和顏幾諫若以
曲理而加之子弟尤當順受而不當辯爲父兄者
又當自省

第三章

人言居家久和者本於能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
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
蓄而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多其發也如洪
流之決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不置胸次曰此
其不思爾曰此其無知爾曰此其失悞爾曰此其
所見者小爾曰此其利害寧幾何不使之入於吾
心雖日犯我者十數亦不至形於言而見於色然
後見忍之功效爲甚大此所謂善處忍者

第四章

骨肉之失歡有本於至微而終至不可解者止由
失歡之後各自負氣不肯先下氣爾朝夕羣居不
能無相失相失之後有一人能先下氣與之話言
則彼此酬復遂如平時矣宜深思之

第五章

興盛之家長幼多和協益所求皆遂無所爭也破
蕩之家妻孥未嘗有過而家長每多責罵者衣食

第六

不給觸事不諸積忿無所發惟可施於妻孥之前而已妻孥能知此則尤當奉承

高年之人作事有如嬰孺喜得錢財微利喜受飲食果實小惠喜與孩童玩狎爲子弟者能知此而順適其意則盡其歡矣

第七

人之孝行根於誠篤雖繁文末節不至亦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嘗見世人有事親不務誠篤乃以聲音笑貌繆爲恭敬者其不爲天地鬼神所誅則幸矣况望其世世篤孝而門戶昌隆者乎苟能知此則自此而往應與物接皆不可不誠有識君子試以誠與不誠者較其久遠効驗孰多

第八

人當嬰孺之時愛戀父母至切父母於其子嬰孺之時愛念尤厚撫育無所不至益由氣血雖分相去未遠而嬰孺之聲音笑貌自能取愛於人亦造物者設爲自然之理使之生生不窮雖飛走微物亦然方其子初脫胎卵之際乳飲哺啄必極其愛有傷其子則護之不顧其身然人於既長之後分稍嚴而情稍疎父母方求盡其慈子方求盡其孝飛走之屬稍長則母子不相識認此人之所以異於飛走也然父母於其子幼之時愛念撫育有不

可以言盡者子雖終身承顏致養極盡孝道終不能報其以小愛念撫育之恩孝道有不盡者凡人不能盡孝道者請觀人之撫育嬰孺其情愛如何終當自悟亦猶天地生育之道所以及人者至廣至大而人之回報天地者何在有對虛空焚香跪拜或召羽流齋醮上帝則以為能報天地果足以報其萬分之一乎况又有怨容於天地者皆不能反思之罪也

人之有子多於嬰孺之時愛忘其醜恣其所欲恣其所為無故叫號不知禁止而以罪保母交轢同輩不知戒約而以咎他人或言其不然則曰小未可責且漸月漬養成其惡此父母曲愛之過也及其年齒漸長愛心漸疎微有疵失遂成憎怒據其小疵以為大惡如遇親故粧飾巧辭歷歷陳數斷然以大不孝之名加之而其子實無他罪此父母妄憎之過也愛憎之私多先於母氏其父若不知此理則徇其母氏之說牢不可解為父者須詳察此子幼必待以嚴子壯無薄其愛

人之有子須使有業貧賤而有業則不至於饑寒富貴而有業則不至於為非凡富貴之子弟耽酒

世範卷上
色好博奕異衣服飾輿馬與群小爲伍以至破家者非其本心之不肖由無業以度日遂起爲非之心小人替其爲非則有舖廢錢財之利常乘間而翼成之子弟痛宜省悟

大抵富貴之家教子弟讀書固欲其取科第及深究聖賢言之精微然命有窮達性有昏明不可責其必到尤不可因其不到而使之廢學蓋子弟知書自有所謂無用之用者存焉史傳載故事文集列詞章與夫陰陽卜筮方技小說亦有可喜之談篇卷浩博非歲月可竟子弟朝夕於其間自有資益不暇他務又必有朋舊業儒者相與往還談論何至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與小人爲非也

人有數子飲食衣服之愛不可不均一長幼尊卑之分不可不嚴謹賢否是非之迹不可不分別幼而示之以均一則長無爭財之患幼而責之以嚴謹則長無悖慢之患幼而教之以是非分別則長無爲惡之患今人之於子喜者其愛厚而惡者其愛薄初不均平何以保其他日無爭少或犯長而長或凌少初不訓責何以保其他日不悖賢者或見惡而不肖者或見愛初不允當何以保其他日

不爲惡

人之兄弟不和而至於破家者或由於父母憎愛之偏衣服飲食言語動靜必厚於所愛而薄於所憎見愛者意氣日橫見憎者心不能平積久之後遂成深讐所謂愛之適所以害之也苟父母均其所愛兄弟自相和睦可以兩全豈不甚善

父母見諸子中有獨貧者往往念之常加憐恤飲食衣服之分或有所偏私子之富者或有所獻則轉以與之此乃父母均一之心而子之富者或以爲怨此殆未之思也若使我貧父母必移此心於我矣

人於子孫雖見其作事多拂已意亦不可深憎之大抵所愛之子孫未必孝或早夭而暮年依託及身後葬祭多是所憎之子孫其他骨肉皆然請以他人已驗之事觀之

同母之子而長者或爲父母所憎幼者或爲父母所愛此理殆不可曉竊嘗細思其由蓋人生一二歲舉動笑語自得人憐雖他人不愛之况父母乎纔三四歲至五六歲恣性啼號多端乖劣或損動器用冒犯危險凡舉動言語皆人之所惡又多癡

頑不受訓戒故雖父母亦深惡之方其長者可惡之時正值幼者可愛之日父母移其愛長者之心而更愛幼者其憎愛之心從此而分遂成迥邈最幼者當可惡之時下無可愛之者父母愛無所移遂終愛之其執或如此為人子者當知父母愛之所在長者宜以讓幼者宜自抑為父母者又須覺悟稍稍回轉不可任意而行使長者懷怨而幼者縱欲以致破家

父母於長子多不之愛而祖父母於長孫常極其愛此理亦不可曉豈亦由愛小子而遷及之耶

凡人之子性行不相遠而有後母者獨不為父所喜父無正室而有寵婢者亦然此固父之昵於私愛然為子者要當一意承順則天理久而自協凡人之婦性行不相遠而有小姑者獨不為舅姑所喜此固舅姑之愛偏然為兒婦者要當一意承順則尊長久而自悟或父或舅姑終於不察則為子為婦無可奈何加敬之外任之而已

兄弟子姪同居至於不和本非大有所爭由其中有一人設心不公為已稍重雖是毫末必獨取於衆或衆有所分在已必欲多得其他心不能平遂

起爭端破蕩家產馴小得而致大患若知此理各懷公心取於私則皆取於私取於公則皆取於公衆有所分雖果實之屬直不數錢亦必均平則亦何爭之有

兄弟子姪同居長者或恃其長凌轢卑幼專用其財自取溫飽因而成私簿書出入不令幼者預知幼者至不免饑寒必啓爭端或長者處事至公幼者不能承順盜取其財以爲不肖之資尤不能和若長者總提大綱幼者分幹細務長必幼謀幼必長聽各盡公心自然無爭

兄弟子姪貧富厚薄不同富者旣懷獨善之心又多驕傲貧者不生自勉之心又多妬嫉此所以不和若富者時分惠其餘不卹其不知恩貧者知自有定分不望其必分惠則亦何爭之有

朝廷立法於分析一事非不委曲詳悉然有果是竊衆營私却於典賣契中稱係妻財置到或詭名置產官中不能盡行根究又有果是起於貧寒不因父祖資產自能奮立營置財業或雖有祖衆財產不因於衆別自殖立私財其同宗之人必求分析至於經縣經州經所在官府累年爭訟各至破

世錄卷上
十
蕩而後已。若富者能反思，果是因衆成私，不分與貧者於心，豈無所慊？果是自置財產，分與貧者，明則爲高義，幽則爲陰德。又豈不勝於連年爭訟，妨廢家務，及資備累糧資結証，佐與囑託吏胥賄賂，官貪之徒費耶？貧者亦宜自思，彼實竊衆，亦由辛苦營運，以至增置，豈可悉分有之？況實彼之私財，而吾欲受之，寧不自愧？苟能知此，則所分雖微，必無爭訟之費也。

卷三

人有兄弟子姪同居，而私財獨厚，慮有分析之患，者則買金銀之屬而深藏之。此爲太愚。若以百十金銀計之，用以買產，歲收必十十十餘年，後所謂百千者，我已取之。其分與者，皆其息也。況百千又有息焉，用以典質營運，三年而其息一倍，則所謂百千者，我已取之。其分與者，皆其息也。況又二年再倍，不知其多少，何爲而藏之？篋笥不假此收息，以利衆也。余見世人有將私財假於衆，使之營運於家，久而止取其本者，其家富厚均。及弟兄子姪，絲絲不絕此善處心之報也。亦有竊盜衆財，或寄妻家，或寄內外姻親之家，終爲其人用過，不敢取索，及取索而不得者，多矣。亦有作妻家姻親之家

置產爲其所掩有者多矣亦有作妻名置產身
死而妻改嫁舉以自隨者亦多矣凡百君子幸詳
鑒此止須存心

兄弟同居甲者富厚常慮爲乙所擾十數年間或
甲破壞而乙乃增進或甲亡而其子不能自立乙
反爲甲所擾者有矣兄弟分析有幸應分人樂買
而已欲執贖則將所分田產在在段段平分或以
兩旁分與應分人而已分處中往往應分人未賣
而已分先賣反爲應分人執隣取贖者多矣有諸
父俱亡作諸子均分而無兄弟者分後獨昌多兄
弟者分後浸微者有多兄弟之人不願作諸子均
分而兄弟各自昌盛勝於獨據全分者有以兄弟
累衆而已累獨少力求分析不平屢經官求再分
而分到財產隨即破壞反不若被論之人昌盛如
故者世人若知智術不勝天理必不起爭訟之心
兄弟義居固世之美事然其間有一人早亡諸父
與子姪其愛稍疎其心未必均齊爲長而欺瞞其
幼者有之爲幼而悖慢其長者有之顧見義居而
交爭者其相疾有甚於路人前月之美事乃甚不
美矣故兄弟當分宜早有所定兄弟相愛雖異財

亦不害為孝義一有交爭則孝義何在

兄弟子姪有同門異戶而居者於衆事宜各盡心不可令小兒婢僕有擾於衆雖是細微皆起爭之漸且衆之庭宇一人勤於掃灑一人全不之顧勤掃灑者已不能平況不之顧者又縱其小兒婢僕常常狼籍且不容他人禁止則怒詈失歡多起於此

同居之人有不賢者非理以相擾若間或一再尚可與辯至於百無一是且朝夕以此相臨極為難處同鄉及同官亦或有此當寬其懷抱以無可奈何處之父之兄弟謂之伯父叔父其妻謂之伯母叔母服制減於父母一等者蓋謂其撫字教育有父母之道與親父母不相遠而兄弟之子謂之猶子亦謂其奉承報孝有子之道與親子不相遠故幼而無父母者苟有伯叔父母則不至於無所養老而無子孫者苟有猶子則不至於無所歸此聖王制禮立法之本意今人或不然自愛其子而不顧兄弟之子又有因其無父母欲兼其財百端以擾害之何以責其猶子之孝故猶子亦視其伯叔父母如仇讐矣

人有數子無所不愛而於兄弟則相視如仇讐往往其子因父之意遂不禮於伯父叔父者殊不知已之兄弟卽父之諸子已之諸子卽他日之兄弟我於兄弟不和則我之諸子更相視倣能禁其不乖戾否子不禮於伯叔父則不孝於父亦其漸也故欲吾之諸子和同須以吾之處兄弟者示之欲吾子之孝於已須以其善事伯叔父者先之

凡人之家有子弟及婦女好傳遞言語則雖聖賢同居亦不能不爭且人之作事不能皆是不能皆合他人之意寧免其背後評議背後之言人不傳遞則彼不聞知寧有忿爭惟此言彼聞則積成怨恨况兩遞其言又從而增易之兩家之怨至於牢不可解惟高明之人有言不聽則此輩自不能離間其所親

同居之人或相往來須揚聲曳履使人知之不可默造慮其適議及我則彼此愧慚進退不可况其間有不曉事之人好伏于幽暗之處以伺人之言語此生事興爭之人豈可久與同居然人之居處不可謂僻地無人而輒譏議人必慮或有聞之者俗謂牆壁有耳又曰月不可說人夜不可說鬼

人家不和多因婦女以言激怒其夫及同氣蓋婦
女所見不廣不遠不公不平又其所謂舅姑伯叔
妯娌皆假合強爲之稱呼非自然天屬故輕於割
恩易於修怨非丈夫有遠識則爲其役而不自覺
一家之中乖變生矣於是有親兄弟子姪隔屋連
牆至死不相往來者有無子而不肯以猶子爲後
有多子而不以與其兄弟者有不恤兄弟之貧養
親必欲如一寧棄親而不顧者有不卹兄弟之貧
葬親必欲均費寧留喪而不葬者其事多端不可
殫述亦嘗見有遠識之人知婦女之不可諫誨而
外與兄弟相愛常不失私利救其所急私則其
乏不使婦女知之彼兄弟之貧者雖深怨其婦女
而重愛其兄弟至於當分析之際不敢以貧故而
貪愛其兄弟之財產者益由見識高遠之人不聽
婦女之言而先施之厚因以得兄弟之心也
婦女之易生言語者又多出於婢妾之間聞婢妾
愚賤尤無見識以言他人之短失爲忠於主母若
婦女有見識能一切勿聽則虛倂之言不復敢進
若聽之信之從而愛之則必再言之又言之使主
母與人遂成深讐爲婢妾者方洋洋得志非特婢

妾爲然僕隸亦多如此若主翁聽信則房族親戚故舊皆大失歡而善良之僕佃皆翻致誅責矣有識之人自宜觸類醒悟

房族親戚隣居其貧者纔有所闕必請假焉雖米鹽酒醋計錢不多然朝夕頻頻令人厭煩如假借衣服器用旣爲損汚又因以質錢借之者歷歷在心日望其償其借者非惟不償又行行常自若且語人曰我未嘗有纖毫假貸於他此言一達豈不招怨怒

一應親戚故舊有所假貸不若隨力給與之言借則我望其還不免有所索索之旣頻而負債宛主反怒曰我欲償之以其不當頻索則姑已之方其不索則又曰彼不下氣問我我何爲而強還之故索亦不償不索亦不償終於交結怨而後已益貧人之假貸初無肯償之意縱有肯償之意亦何由得償或假貸作經營又多以命窮計拙而折閱方其始借之時禮甚恭言甚遜其感恩之心可指目以爲誓至他日責償之時恨不以兵力相加凡親戚故舊因財成怨者多矣俗謂不孝怨父母欠債怨財主不若念其貧隨吾力之厚薄舉以與之則

我無責償之念彼亦無怨於我子孫有過爲父祖者多不自知貴宦尤甚蓋子孫有過多掩蔽父祖之耳目外人知之竊笑而已不使其父祖知之至於鄉曲貴宦人之進見有時稱道盛德之不暇豈敢言其子孫之非况又自以子孫爲賢而以人言爲誣故子孫有彌天之過而父祖不知也間有家訓稍嚴而母氏猶有庇其子之惡不使其父知之者富家之子孫不肖不過耽酒好色賭博近小人破家之事而已貴宦之子孫不止此也其居鄉也強索人之酒食強貸人之錢財強借人之物而不還強買人之物而不償親近群小則使之假勢以凌人侵害善良則多致飾詞以妄訟鄉人有曲理犯法事認爲已事名曰擔當鄉人有爭訟則僞作父祖之簡于親朋縣吏以曲爲直差夫借船放稅免罪以其所得爲酒色之娛殆非一端也其隨侍也私令市買買物私令吏人買物私託場務買物皆不償其直吏人補名吏人免罪吏人有優潤皆必責其報典買婢妾限以低價而使他入填賄或同院子游狎或于場務放稅其他妄有求覓亦非一端不卹誤其父祖陷於刑辟也凡爲人父祖者

宜知此事常關防更常詢訪或庶幾焉

子弟有愚繆貪汚者自不可使之仕宦古人謂治獄多陰德子孫當有興者謂利人而人不知所自則得福今其愚繆必以獄訟事悉委胥輩改易事情庇惡陷善豈不與陰德相反古人又謂我多陰謀道家所忌謂害人而人不知所自則得禍今其貪汚必與胥輩同謀貨鬻公事以曲爲直人受其冤無所告訴豈不謂之陰謀士大夫試歷數鄉曲三十年前宦族今能自存者僅有幾家皆前事所致也有遠識者必信此言

同居父子兄弟善惡賢否相半若頑狠刻薄不惜家業之人先死則其家興盛未易量也若慈善長厚勤謹之人先死則其家不可救矣諺云莫言家未成成家子未生莫言家未破破家子未大亦此意也

貧者養他人之子當於幼時蓋貧者無田宅可養暮年惟望其子反哺不可不自其幼時衣食撫養以結其心富者養他人之子當於既長之時今世之富人養他人之子多以爲諱故欲及其無知之時撫養或養所出至微之人長而不肖恐其破家

方議逐去致有爭訟若取於既長之時其賢否可
以粗見苟能溫淳守已必能事所養如所生且不
致破家亦不致起訟也

多子固爲人之患不可以多子之故輕以與人須
俟其稍長見其誼薄守已舉以與人兩家獲福如
在襁褓卽以與人萬一不肖既破他家必求歸宗
往往與訟又破我家則他家受其禍矣

養異姓之子非惟祖先神靈不歆其祀數世之後
必與同姓通婚姻者律禁甚嚴人多冒之至啓爭
訟或人不知其告官不之治豈可不思理之所在
其止若復姓者雖於經律無見亦知惡其無別如
此

同姓之子昭穆不順亦不可以爲後鴻雁微物猶
不亂行人乃不然至以叔拜姪於理安乎况啓爭
端設不得已養弟養姪孫以奉祭祀惟當撫之如
子以其財產與之受所養者奉所養如父如古人
爲嫂制服如今世爲祖承重之意而昭穆不亂亦
無害也

別宅子遺腹子宜及早收養訓教免致身後論訟

或已習爲愚下之人方欲歸宗尤難處也女亦然或與雜濫之人通私或婢妾因他事逐去皆不可不於生前早有辯明恐身後有求歸宗而暗昧不明子孫被其害者

貧德之人見族人及外親子弟之貧多收於其家衣食教撫如已子而薄俗乃有貪其財產於其身後強欲承重以爲某人嘗以我爲嗣矣故高義之事使人病於難行惟當於平昔別其居處明其名稱若已嗣未立或他人之子弟年居已子之長尤不可不明嫌疑於平昔也娶妻而有前夫之子接脚夫而有前妻之子欲撫養不欲撫養尤不可不早定以息他日之爭同入門及不同入門同居及不同居當質之於衆明之於官以絕爭端若義子有勞於家亦宜早有所酬義兄弟有恩亦宜割財產與之不可拘文而盡廢恩義也

孤女有分必隨力厚嫁合得田產必依條分給若各於目前必致嫁後有所陳訴寡婦再嫁或有孤女年未及嫁如內外親姻有高義者寧若與之議親使鞠養於舅姑之家俟其長而成親若隨母而歸義父之家則嫌疑之間多不

自明

中年以後喪妻乃人之大不幸幼子穉女無與之撫存飲食衣服凡閨門之事無與之料理則難於不娶娶在室之人則少父之心非中年以後之人所能御娶寡居之人或是不能安其室者亦不易制兼有前夫之子不能忘情或有親生之子豈免二心故中年再娶爲尤難然婦人賢淑自守和睦如一者不爲無人特難值耳再娶者宜慎擇

婦人不預外事者蓋謂夫與子既賢外事自不必預若夫與子不肖掩蔽婦人之耳目何所不至今人多有游蕩賭博至于鬻田園甚至於鬻其所居妻猶不覺然則夫之不賢而欲求預外事何益也子之鬻產必同其母而偽書契字者有之重息以假貸而兼并之人不憚於論訟債茶鹽以轉賣而官司責其必償爲母者終不能制然則子之不賢而欲求預外事何益也此乃婦人之大不幸爲之奈何苟爲夫能念其妻之可憐爲子能念其母之可憐頓然悔悟豈不甚善

婦人有以其夫蠢懦而能自理家務計算錢穀出入人不能欺者有夫不肖而能與其子同理家務

不致破蕩家產者有夫死子幼而能教養其子敦睦內外姻親料理家務至於興隆者皆賢婦人也而夫死子幼居家營生最爲難事託之宗族宗族未必賢託之親戚親戚未必賢賢者又不肯預人家事惟婦人自識書算而所託之人衣食自給稍識公義則度幾焉不然鮮不破家

人之男女不可於幼小之時便議婚姻大抵女欲得託男欲得偶若論目前悔必在後益富貴盛衰更迭不常男女之賢否須年長乃可見若早議婚姻事無變易因爲甚善或昔富而今貧或貴而今賤或所議之婿流蕩不肖或所議之女狼戾不檢從其前約則難保家背其前約則爲薄義而爭訟出之以興可不戒哉

男女議親不可貪其閨閣之高資產之厚苟人物不相當則子女終身抱恨况又不和而生他事者乎

有男雖欲擇婦有女雖欲擇婿又須自量我家子女如何如我子愚癡庸下若娶美婦豈特不和或有他事如我女醜拙狠妬若嫁美婿萬一不和卒爲其棄出者有之凡嫁娶因非偶而不和者父母

不審之罪也

古人謂周人惡媒以其言語反覆給女家則曰男
富給男家則曰女美近世尤甚給女家則曰男家
不求備禮且助出嫁遺之資給男家則厚許其所
遷之賄且虛指數目若輕信其言而成婚則責恨
見欺夫妻反目至於此離者有之大抵嫁娶固不
可無媒而媒者之言不可盡信如此宜謹察於始
人之議親多要因親及親以示不相忘此最風俗
好處然其間婦女無遠識多因相熟而相商至於
相忽遂至於相爭而不和反不若素不相識而驟
議親者故凡因親議親最不可托執關其禮又又
不可忘其本意極於責備則兩家周致無他患矣
故有姪女嫁於姑家獨爲姑氏所惡甥女嫁於舅
家獨爲舅妻所惡姨女嫁於姨家獨爲姨氏所惡
皆由玩易於其初禮薄而怨生又有不審於其初
之過者

嫁女須隨家力不可勉強然或財產寬餘亦不可
視爲他人不以分給今世固有生男不得力而依
托女家及身後葬祭皆由女子者豈可謂生男之
不如女也大抵女子之心最爲可憐母家富而夫

家貧則欲得母家之財以與夫家夫家富而母家
貧則欲得夫家之財以與母家爲父母及夫者宜
憐而稍從之若或割貧益富此爲非宜不從可也
人言光景百年七十者稀爲其倏忽易過而命窮
之人晚景最不易過太率五十歲前過二十年如
十年五十歲後過十年不害二十年而婦人之享
高年者尤爲難過太率婦人依人而立其未嫁之
前有好祖不如有好父有好父不如有好兄弟有
好兄弟不如有好姪其既嫁之後有好翁不如有好
夫夫有好夫不如有好子有好子不如有好孫故
婦人多有少壯享富貴而暮年無聊者蓋由此也
凡其親戚所宜矜念人之姑姨姊妹及親戚婦人
年老而子孫不肖不能供養者不可不收養然又
須關防恐其身故之後其不肖子孫却妄經官司
稱其人因饑寒而死或稱其人有遺下囊篋之物
官中受其牒必爲追證不免有擾須於生前令白
之於衆質之於官稱身外無餘物則免他患大抵
要爲高義之事須令無後患

父母高年怠於營幹者多將財產均給子孫若父
祖出於公心初無偏曲子孫各能戮力不事游蕩

則均給之後既無爭訟必至興隆若父祖緣有過房之子緣有前母後母之子緣有子亡而不愛其孫又有雖是一等子孫力求均給其父祖又於其中暗有輕重安得不起他日爭端若父祖緣其子孫內有不肖之人慮其侵害他房不得已而均給者止可逐時均給財穀不可均給田產若均給田產彼以爲已分所有必邀末尊長立契典賣既盡窺覷他房從而婪取必至興訟使賢子賢孫被其擾害同於破蕩不可不思大抵人之子孫或十數人皆能守已其中有一不肖則十數人均受其害至於破家者有之國家法令百端終不能禁父祖智謀百端終不能防欲保延家祚者鑒他家之已往思我家之未來可不修德熟慮以爲長久之計耶

第五

遺囑之文皆賢明之人爲身後之慮然亦須公平乃可以保家如劫於悍妻黷妾因於後妻愛子中有偏曲厚薄或妄立嗣或妄逐子不近人情之事不可勝數皆興訟破家之端也

第六

父祖有慮子孫爭訟者常欲預爲遺囑之文而不知風燭不常因循不決至於疾病危篤雖心中尚

了然而口不能言手不能動飲恨而死者多矣况
有神識昏亂者乎

置義莊以濟貧族族久必衆不惟所得漸微不肖
子弟得之不以濟饑寒或爲一醉之適或爲一擲
之娛至有以其合得券曆預質於人而所得不及
其半者此爲何益若其所得之多飽食終日無所
用心擾暴鄉曲紊煩官司而已不若以其田置義
學及依寺院置度僧田能爲儒者擇師訓之既爲
之食且有以周其乏貧不美者無田可養無業可
守則度以爲僧非惟不至失所狼狽辱其先德亦
不至生事擾人紊煩官司也

處已

人之智識固有高下又有高下殊絕者高之見下
如登高望遠無不盡見下之視高如在牆外欲窺
牆裏若高下相去差近猶可與語若相去遠甚不
如勿告徒費口煩爾譬如奕棋若高低止較三五
著尚可對奕國手與未識籌局之人對奕果如何
哉

富貴乃命分偶然豈宜以此驕傲鄉曲若本自貧
窶身致富厚本自寒素身致富顯此雖人之所謂

賢亦不可以此取充於鄉曲若因父祖之遺資而坐享肥濃因父祖之保任而馴致通顯此何以異於常人其間有欲以此驕傲鄉曲不亦羞而可憐哉

世有無知之人不能一槩禮待鄉曲而因人之富貴貧賤設為高下等級見有資財有官職者則禮恭而心敬資財愈多官職愈高則恭敬又加焉至親貧者賤者則禮傲而心慢曾不少顧卹殊不知彼之富貴非我之榮彼之貧賤非我之辱何用高下分別如此長享有識君子必不然也

操履與外沉自是兩塗不可謂操履之正自宜榮貴操履不正自宜困阨若如此則孔顏應為宰輔而古今宰輔達官不復小人矣蓋操履自是吾人當行之事不可以此責效於外物責效不效則操履必怠而所守或變遂為小人之歸矣今世間多有愚蠢而享富貴智慧而居貧寒者皆自有一定之分不可致詰若知此理安而處之豈不省事世事多更變乃天理如此今世人往往見目前稍榮盛以為此生無足慮不旋踵而破壞者多矣太抵天序十年一換甲則世事一變今不須廣論

久遠只以鄉曲十年前二十年前比論目前其成敗興衰何嘗有定勢世人無遠識凡見他人興進及有如意事則懷妬見他人衰退及有不如意事則譏笑同居及同鄉人最多此患若知事無定勢如築牆之板然或上或下或下或上則自慮之不暇何暇妬人笑人哉應高年享富貴之人必須少壯之時嘗盡艱難受盡辛苦不曾有自少壯享富貴安逸至老者故早年登科及早年受奏補之人必於中年齟齬不如意中年齟齬不如意却於暮年方得榮達或仕宦無齟齬必其生事庸懦憂幾寒慮婚嫁有所困鬱而然若早年官運不歷艱難辛苦及承父祖生事之厚更無不如意者又多不獲高壽蓋造物乘除之理類多如此其間亦有始終享富貴者乃是有大福之人亦千萬人中間一有之非可常也今人徃徃機心巧謀皆欲不受辛苦即享富貴至終身益不知此理而又非理計較欲其子孫自少安然享大富貴尤其蔽惑也終於人力不能勝天徒爲蒼蒼者笑耳富貴自有定分造物者既設爲一定之分又設爲不測之機而使天下之人朝夕奔趨老死而不覺

世說卷中
不如是則人生天地間全然無事而造化之術窮矣然奔趨而得者不過一二奔趨而不得者益千萬人世人終以一二者之故至於勞心費力老死無成者多矣不知他人奔趨而得亦其定分中所有者若定分中所有雖不奔趨遲以歲月亦終必得故世有高見遠識超出造化機關之外任其自去自來者其胸中平夷無憂喜無怨尤所謂奔趨及相傾之事未嘗萌於意間則亦何爭之有前輩謂死生貧富生來注定君子贏得爲君子小人枉了爲小人此言甚切人自不知耳人生世間自有知識以來卽有憂患不如意事小兒啼號皆其意有不平自幼至少至壯至老如意之事常少不如意之事常多雖太富貴之人天下之所仰羨以爲神仙而其不如意處各自有之與貧賤人無異特其所憂慮之事異爾故謂之缺陷世界以人生世間無足心滿意者能達此理而順受之則可少安凡人謀事雖日用至微者亦須齟齬而難成或幾成而敗既敗而復成然後其成也永久平寧無復後患若偶然易成後必有不如意者造物微機不可測度如此靜思之則見此理可以寬懷

人之德性出於天資者各有所偏君子知其有所偏故以其所習爲而補之則爲全德之人常人不
 自知其偏以其所偏而直情徑行故多失畫言九
 德所謂寬柔愿亂擾直簡剛強者天資也所謂栗
 立恭敬毅溫廉塞義者習爲也此聖賢之所以爲
 聖賢也後世有以性急而佩韋性緩而佩弦者亦
 近此類雖然已之所謂偏者苦不自覺須詢之他
 人乃知

人之性行雖有所短必有所長與人交游若常見
 其短而不見其長則時日不可同處若常念其長
 而不顧其短雖終身與之交游可也

處已接物而常懷慢心僞心妬心疑心者皆自取
 輕辱於人盛德君子所不爲也慢心之人自不如
 人而好輕薄人見敵已以下之人及有求於我者
 人前既不加禮背後又竊譏笑若能反省其身則
 愧汗浹背矣僞心之人言語委曲若甚相厚而中
 心乃大不然一時之間人所信慕用之再三則蹤
 跡露見爲人所唾去矣妬心之人常欲我之高出
 於人故聞有稱道人之美者則忿然不平以爲不
 然聞人有不如人者則欣然笑快此何加損於人

世說新語卷中
一五
祗厚怨耳。疑心之人人之出言未嘗有心而反復
思釋曰：此譏我何事？此笑我何事？則與人締怨常
萌於此。賢者聞人譏笑，若不聞焉。此豈不省事？
言忠信行篤敬，乃聖人教人取重於鄉曲之術。益
財物交加，不損人而益己，患難之際不妨人而利
己，所謂忠也。有所許諾，纖毫必償，有所期約，時刻
不易，所謂信也。處事近厚，處心誠實，所謂篤也。禮
貌卑下，言辭謙恭，所謂敬也。若能行此，非惟取重
於鄉曲，則亦無入而不自得。然敬之一事，於己無
損，世人類能行之。而矯飾假爲，其中心則輕薄，是
能敬而不能篤者。君子捐爲讓，使鄉人久亦不歸
重也。

十
忠信篤敬，先存其在己者，然後望其在人者。如在
己者未盡，而以責人，人亦以此責我矣。今世之人
能自省其忠信篤敬者，蓋寡。能責人以忠信篤敬
者，皆然也。雖然，在我者既盡，在人者亦不必深責。
今有人能盡其在我者，固善矣。乃欲責人之似己，
一或不滿，吾意則疾之，已甚。亦非有容德者，祗益
貽怨於人耳。

今人有爲不善之事，幸其人之不見，不聞，安然自

肆無所畏忌殊不知人之耳目可掩神之聰明不可掩凡吾之處事心以爲可心以爲是人雖不知神已知之矣吾之處事心以爲不可心以爲非人雖不知神已知之矣吾心卽神神卽禍福心不可欺神亦不可欺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釋者以謂吾心以爲神之至也尚不可得而窺測況不信其神之在左右而以厭射之心處之則亦何所不至哉

人爲善事而未遂禱之於神求其陰助雖未見効言之亦無愧至於爲惡事而未遂亦禱之於神求其陰助豈非欺罔如謂爲善則而禱之於神爭訟無理而禱之於神使神果從其言而幸中此乃貽怒於神開其禍端耳

凡人行已公平正直者可用此以事神而不可恃此以慢神可用此以事人而不可恃此以傲人雖孔子亦以敬鬼神事大夫畏大人爲言况下此者哉彼有行已不當理者中有所係動輒知畏猶能避遠災禍以保其身至於君子而偶罹于災禍者多由自負以召致之耳

人之處事能常悔往事之非常悔前言之失常悔

往年之未有知識其賢德之進所謂長百加益而人不自知也古人謂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之非者可不勉哉

凡人爲善事而不成正不須怨天尤人此乃天之所愛終無後患如見他人爲不善事常稱意者不須多羨此乃天之所弃待其積惡深厚從而殄滅之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姑少待之當自見也

人有所爲不善身遭刑戮而其子孫昌盛者人多怪之以爲天理有誤殊不知此人之家其積善多積惡少以彼人若微惡爲惡之人壽數安樂其前

人之遺澤將竭天不愛惜恣其惡深使之大壞也人能忍事易以習孰終至於人以非理相加不可忍者亦處之如常不能忍事亦易以習孰終至於睚眦之怨深不足較者亦至交詈爭訟期於取勝而後已不知其所失甚多人能有定見不爲客氣所使則身心豈不大安寧

人之平居必近君子而遠小人者君子之言多長厚端謹此言先入於吾心及吾之臨事自然出於長厚端謹矣小人之言多刻薄浮華此言先入於

吾心及吾之臨事自然出於刻薄浮華矣且如朝夕聞人尚氣好凌人之言吾亦將尚氣好凌人而不覺矣朝夕聞人游蕩不事繩檢之言吾亦將游蕩不事繩檢而不覺矣如此非一端非大有定力必不免漸染之患也

老成之人言有迂闊而更事爲多後生雖天資聰明而見識終有不及後生例以老成爲迂濶凡其身試見効之言欲以訓後生厭聽而毀詆者多矣及後生年齒漸長歷事漸多方悟老成之言可以佩服然已不能無過況人非聖賢安得每事盡善人聖賢猶不能無過況人非聖賢安得每事盡善

有過失非其父兄孰肯誨責非其契愛孰肯諫諭泛然相識不過背後竊議之耳君子惟恐有過密訪人之有言求謝而思改小人聞人之有言則好爲強辯至絕往來或起爭訟者有矣

言語簡寡在我可以少悔在人可以少怨人之出言舉事能思慮修省而不幸有失則在可諫可議之域至於恣其性情而妄言妄行或明知其非而故爲之者是人必挾其兇暴強悍以排人之議已善處鄉曲者如見似此之人非惟不敢諫

廿
誨亦不敢實於言議之間所以遠悔辱也嘗見人
不忍平昔所厚之人有失而私納忠言反爲人所
怒曰我與汝至相厚汝亦謗我耶孟子曰不仁者
可與言哉以此

廿
不善人雖人所共惡然亦有益於人大抵見不善
人則警懼不至自爲不善不見不善人則放肆或
至自爲不善而不覺故家無不善人則孝友之行
不彰鄉無不善人則誠厚之跡不著譬如磨石彼
自銷損耳刀斧資之以爲利老子云不善人乃善
人之資謂此爾若見不善人而與之同惡相濟反
與之爭爲長雄則有損而已夫何益

廿
鄉曲有不肖子弟耽酒好色博奕游蕩親近小人
參養馳逐輕於破蕩家產至爲乞丐竊盜者此其
家門厄數如此或其父祖稔惡至此未聞有因諫
誨而改者雖其至親亦當處之無可奈何不必譏
誅徒厚其怨

廿
勉人爲善諫人爲惡固是美事先須自省若我之
平昔自不能爲人豈惟人不見聽亦反爲人所薄
且如已之立朝可稱乃可誨人以立朝之方已之
臨政有效乃可誨人以臨政之術已之才學爲人

廿五
所尊乃可誨人以進修之要已之信行為人所重
乃可誨人以操履之詳已能身致富厚乃可誨人
以治家之法已能處父母之側而諧和無間乃可
誨人以至孝之行苟惟不然豈不反為所笑
人有出言至善而或有議之者人有舉事至當而
或有非之者蓋衆心難一衆口難齊如此君子之
出言舉事苟揆之吾心稽之古訓詢之賢者於理
無礙則紛紛之言皆不足卹亦不必辯自古聖賢
當代宰輔一時守令皆不能免况居鄉曲同為編
氓屹然所無畏歟素行有仇怨者此豈何足以定公
論正當勿卹勿辯也

廿六
人有善誦我之美使我喜聞而不覺其謏者小人
之最姦黠者也彼其面諛我而我喜及其退與他
人語未必不竊笑我為他所愚也

廿七
人有善揣人意之所向先發其端導而迎之使人
喜其言與已暗合者亦小人之最姦黠者也彼其
揣我意而果合及其退與他人語又未必不竊笑
我為他所料也此雖大賢亦甘受其侮而不悟奈
何

人有言人而不答者人必有所容也不可以爲人之畏我而更求以辱之爲之不已人或起而我應恐口噤而不能出言矣人有訟人而人不校者人必有所處也不可以爲人之畏我而更求以攻之爲之不已人或出而我辯恐理虧而不能逃罪矣

親戚故舊人情厚密之時不可盡以密私之事語之恐一旦失歡則前日所言皆他人所憑以爲爭訟之資至有失歡之時不可盡以切實之語加之恐忿氣既平之後或與之通好結親則前言可思大抵忿怒之際最不可捐其隱諱之事而暴其父祖之惡吾之一時怒氣所激必欲捐其切實而言之不知彼之怨恨深入骨髓古人謂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是也俗亦謂打人不打臉道人莫道實親戚故舊因言語而失歡者未必其言語之傷人多是顏色辭氣暴厲能激人之怒且如諫人之短語雖切直而能溫顏下氣縱不見聽亦未必怒若平常言語無傷人處而詞色俱厲縱不見怒亦須懷疑古人謂怒於室者色於市方其有怒與他人言必不卑遜他人不知所自安得不怪故盛怒之

際與人言話尤當自警前輩有言誠酒後語已食
時真不難耐事順自強人常能持此最得便宜
高年之人鄉曲所當敬者以其近於親也然鄉曲
有年高而德薄者謂刑罰不加於已輕置虐人不
知愧耻君子所當優容而不較也與人交游無問
高下須常和易不可妄自尊大修飾邊幅若言行
崖異則人豈復相近然又不可太褻狎樽酒會聚
之際固當歌笑盡歡恐嘲譏中觸人忌諱則忿爭
興焉

行高人自重不必其貌之高才高人自服不必其
詩之高

居鄉曲間或有貴顯之家以州縣觀望而來人者
又有高資之家以賄賂公行而來人者方其得勢
之時州縣不能誰何鬼神猶或避之况貧窮之人
豈可與之較屋宅墳墓之所隣山林田園之所接
必橫加殘害使歸於已而後已衣食所資器用之
微凡可其意者必奪而有之如此之人唯當避而
避之逮其稔惡之深大誅之加則其家之子孫自
能為其父祖破壞以與鄉人復讐也鄉曲更有健
訟之人把持短長妄有論訟以致追擾州縣不敢

治其罪又有恃其父兄弟之衆結集兇惡強奪
人所有之物不稱意則羣聚毆打又復賄賂州縣
多不竟其罪如此之人亦不必求以窮治逮其稔
惡之深天誅之加則無故而自罹於憲網有計謀
所不及救者大抵作惡而幸免於罪者必於他時
無故而受其報所謂天網恢疎而不漏也

鄉曲士夫有挾術以待人近之不可遠之則難者
所謂君子中之小人不可不防慮其信義有失爲
我之累也農工商賈僕隸之流有天資忠厚可任
以事可委以財者所謂小人中之君子不可不知
官稱撫之以恩不復慮其詐欺也

士大夫居家能思居官之時則不至干請把持而
撓時政居官能思居家之時則不至狠愎暴恣而
貽人怨不能回思者皆是也故見任官每稱寄居
官之可惡寄居官亦多談見任官之不韙併與其
善者而掩之也

忠信二字君子不守者以小人不可守者多且如小
人以物市於人敝惡之物飾爲新奇假偽之物飾
爲真實如綃帛之用膠糊米麥之增濕潤肉食之
灌以水藥材之易以他物巧其言詞止於求售誤

人食用有不卹也其不忠也類如此負人財物久而不償人苟索之期以一月如期索之不售又期以一月如期索之又不得至於十數期而不售如初工匠制器要其定資責其所制之器期以一月如期索之不得又期以一月如期索之又不得至於十數期而不得如初其不信也類如此其他不可悉數小人朝夕行之略不之怪爲君子者往往忿憤直欲深治之至於歐打論訟若君子自省其身不爲不忠不信之事而憐小人之無知及其間有不得已而爲自便之計至於如此可以少置之度外也

世

張安國舍人知撫州日以有賣假藥者出榜戒約曰陶隱居孫真人因本草千金方濟物利生多積陰德名在仙列自此以來行医貨藥誠心救人獲福報者甚衆不論方冊所載只如近時此驗尤多有只賣一真藥便家資鉅萬或自身安榮享高壽或子孫及第改換門戶如影隨形無有差錯又曾眼見貨賣假藥者其初積得些少家業自謂得計不知冥冥之中自家合得祿料都被滅尅或自身多有橫禍或子孫非理破蕩致有遭天火被雷震

者益緣贖藥之人多是疾病急切將錢告求賣藥之家孝子順孫只望一服見効却被假藥誤賺非惟無益反致損傷尋常誤殺一飛禽走獸猶有果報况萬物之中人命最重無辜被禍其痛何窮詞多更不盡載舍人此言豈止為假藥者言之有識之人自宜觸類市井街巷茶坊酒肆皆小人雜處之地吾輩或有經由須當嚴重其辭貌則遠輕侮之患倘有譏議亦不必聽或有狂醉之人宜即回避不必與之較可也

衣服舉止異眾不可游於市必為小人所侮居於鄉曲與馬衣服不可鮮華蓋鄉曲親故居貧者多在我者揭然異眾貧者羞澁必不敢相近我亦何安之有此說不可與口尚乳臭者言

婦女衣飾惟務潔淨不可異眾且如十數人同處而一人之衣飾獨異眾所指目其行坐能自安否

飲食人之所欲而不可無也非理求之則為饕餮為饕餮男女人之所欲而不可無也非理狎之則為姦姦為淫財物人之所欲而不可無也非理得之則為盜盜為賊人惟縱欲則爭端啓而獄訟興聖王慮其

如此故制爲禮以節人之飲食男女制爲義以限人之取與君子於是三者雖知可欲而不敢輕形於言况敢妄萌於心小人反是

聖人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最省事之要術也蓋人見美食而必噍見美色而必疑視見錢財而必起欲得之心苟非有定力者皆不免此惟能杜其端源見之而不顧則無妄想無妄想則無過舉矣

子弟有耽於情慾迷而忘返至於破家而不悔者蓋始於試爲之由其中無所見不能識破則遂至於不可回

世人有慮子弟血氣未定而酒色博奕之事得以昏亂其心尋至於失德破家則拘之於家嚴其出入絕其交游致其無所聞見朴野蠢鄙不近人情殊不知此非良策禁防一弛情竇頓開如火燎原不可撲滅况拘之於家無所用心却密爲不肖之事與出外何異不若時其出入謹其交游雖不肖之事習聞既熟自能識破必知愧而不爲縱試爲之亦不至於朴野蠢鄙全爲小人之所搖蕩也起家之人生財富庶乃日夜憂懼慮不免於饑寒

破家之子生事日消乃軒昂自恣謂不復可慮所謂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此其效驗常見於已壯未老已老未死之前識者當自默喻

起家之人見所作事無不如意以為智術巧妙如此不知其命分偶然志氣洋洋貪取圖得又自以為獨能久遠不可破壞豈不為造物者所竊笑蓋其破壞之人或已生於其家曰子曰孫朝夕環立於其側者皆他日為父祖破壞生事之人恨其父祖目不及見耳前輩有建第宅宴上匠於東廡曰此造宅之人壞子弟於西廡曰此賣宅之人後果如其言近世壞子弟於西廡曰此賣宅之人後果目所不及見者不須置之謀慮此有識君子知非人力所及其胸中寬泰與蔽迷之人如何起家之人易於增進成立者蓋服食器用及吉凶自費規模淺狹尚循其舊故日入之數多於日出此所以常有餘富家之子易於傾覆破蕩者蓋服食器用及吉凶自費規模廣大尚循其舊又分其財產立數門戶則費用增倍於前且子弟有能省用速謀損節猶慮不及況有不之悟者何以支持吾古人謂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蓋謂此爾太夫貴人

之家尤難於保成方其致位通顯雖在間令其俸
給亦厚其餽遺亦多其使令之人滿前皆州郡廩
給其服食器用雖極於華侈而其費不出於家財
逮其身後無前日之俸給餽遺使令之人其日用
百費非出家財不可况又析一家爲數家而用度
仍舊豈不至於破蕩此亦勢使之然爲子弟者各
宜量節

人之居世有不思父祖起家艱難思與之延其祭
祀又不思子孫無所憑藉則無以脫於饑寒多生
男女親如路人耽於酒色博奕游蕩披喪家產以
取一時之快此皆家門不幸歟此輩敗壞家產以
不卹豈教誨勸諭責罵所能回置之無可奈何而
已

人有財物慮爲人所竊則必緘滕宿鐫封識之甚
嚴慮費用之無度而致耗散則必算計較量支用
之甚節然有甚嚴而有失者蓋百月之嚴無一日
之疎則無失百月嚴而一日不嚴則一日之失與
百月不嚴同也有甚節而終至於匱乏者蓋百事
節而無一事之費則不至於匱乏之百事節而一事
不節則一事之費與百事不節同也所謂百事者

自飲食衣服屋宅園館輿馬僕御器用玩好蓋非一端豐儉隨其財力則不謂之費不量財力而爲之或雖財力可辦而過於侈靡近於不急皆妄費也年少主家事者宜深知之

中產之家凡事不可不早慮有男而爲之營生教之生業皆早慮也至於養女亦當早爲儲蓄衣食教養之具及至遣嫁乃不費力若置而不問但稱臨時此有何術不過臨時鬻田廬及不卹女子之羞見人也至於家有老人而送終之具不爲素辦亦無術也術亦是臨時鬻田廬及不卹後

今人有生一女而種杉萬根者待女長則鬻杉以爲嫁資此其女必不至失時也有於少壯之年置壽衣壽器壽坐者此其人必不至三日五日無衣無棺可斂三年五年無地可葬也

居官當如居家必有顧藉居家當如居官必有綱紀士大夫之子弟苟無世祿可守無常產可依而欲爲仰事俯育之計莫如爲儒其才質之美能習進士業者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貴次可以開門教授以受束修之奉其不能習進士業者上可以事

書札代賤簡之役次可以習點讀爲童蒙之師如
不能爲儒則巫醫僧道農圃商賈伎術凡可以養
生而不至於辱先者皆可爲也子弟之流蕩至於
爲乞丐盜竊此最辱先之甚然世之不能爲儒者
乃不肯爲巫醫僧道農圃商賈伎術等事而甘心
爲乞丐盜竊者深可誅也凡強顏於貴人之前而
求其所謂應酬折腰於富人之前而托名於假貸
游食於寺觀而人指爲穿雲子皆乞丐之流也居
官而掩蔽衆自盜財入已居鄉而欺凌愚弱奪其
所有私販官中所禁之鹽酒醋之屬皆竊盜之流
也人有爲之而不自慊者何哉

凡人生而無業及有業而喜於安逸不肯盡力者
家富則習爲下流家貧則必爲乞丐凡人生而飲
酒無算食肉無度好淫濫習博奕者家富則致於
破蕩家貧則必爲盜竊

人有患難不能濟困苦無所訴貧乏不自存而其
人朴訥懷愧不能自言於人者吾雖無餘亦當隨
力周助此人縱不能報亦必知恩若其人本非窘
乏而以作謁爲業挾揮啞佞之術遍謁貴人富人
之門過州于州過縣于縣有所得則以爲已能無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所得則以爲怨讐在今日則無感恩之心在他日則無報德之事正可以不顧不顧待之豈可割吾之不敢用以資他之不當用

居鄉及在旅不可輕受人之恩方吾未達之時受人之恩常在吾懷每見其人常懷敬畏而其人亦以有恩在我常有德色及吾榮達之後遍報則有所不及不報則爲虧義故雖一飯一縑亦不可輕受前輩見人仕宦而廣求知已戒之曰受恩多則難以立朝宜諄味此

於人恩惠多詎施人而勿領新惠勿忘雖微勿事

人有居貧困時不爲鄉人所顧及其榮達則視鄉人如仇讐殊不知鄉人不厚於我我以爲憾我不厚於鄉人鄉人他日亦獨不記耶但於平時薄我者勿與之厚亦必致怨若其時不與吾相識苟我可以濟助之者亦不可不爲也

聖人言以直報怨最是中道可以通行大抵以怨報怨固不足道而士大夫欲邀長厚之名者或因宿讐縱女邪而不治皆矯飾不近人情聖人之所

謂直者其人賢不以讐而廢之其人不肖不以讐而庇之是非去取各當其實以此報怨必不至遍相酬復無已時也居鄉不得已而後與人爭又大不得已而後與人訟彼稍服其不然則已之不必費用財物交結胥吏求以快意窮治其讐至於爭訟財產本無理而強求得理官吏貪謬或可如志寧不有愧於神明讐者不伏更相訴訟所費財物十數倍於其所直况遇賢明有司安得以無理為有理耶大抵人之所訟立有短長各言其長而掩其短以矧明刑濇漣都決臧決而不盡其情者

官有貪暴更有橫刻賢豪之人不忍鄉曲衆被其惡故出力而訟之然貪暴之官必有所恃或以其有親黨在要路或以其為州郡所深喜故常難動搖橫刻之吏亦有所恃或以其為見任官之所喜或以其結州曹吏之有素故常無忌憚及至人戶有所訴則官求執要之書以請托吏以官庫之錢而行賂毀去簿曆改易案牘人戶雖健訟亦未便輕勝兼論訴官吏之人又只欲劫持官府使之獨畏已初無為衆除害之心常見論訴州縣官吏之

人恃爲官吏所畏，延稅賦不納，人戶有折變已獨不受折變，人戶有科敷已獨不伏科敷，覲立庭下，抗對長官，端坐司房，爲辱胥輩，冒占官產，不肯輪租，欺凌善弱，強欲斷治，請託公事，必欲以曲爲直，或與胥吏通同，爲姦把持，官員使之聽其所爲，以殘害鄉民，凡如此之官吏，如此之姦民，假以歲月，縱免人禍，必自爲天所誅也。

士大夫相見，往往多言某縣民淳，某縣民頑，及詢其所以然，乃謂見任官，賕汚狼籍，鄉民吞聲飲氣，而不敢言，則得頑之根，則其極而極之，則擲轡伺縣爲頑，問之奉化人，則曰：所訟之官，皆有入已賕何？謂奉化爲頑，如黃巖等處，人言皆然，此正聖人所謂斯民也。三代之所直道而行也，何頑之有？今具其所以爲頑，若官中因事廣科，從而隱瞞其民，戶不肯供納，則不爲頑；官吏斷事出於至公，又合法意，乃任私忿，求以翻異，則爲頑；官吏受財斷直，爲曲事，有冤抑，次第陳訴，則不爲頑；官員清正，斷事自己，豪橫之民無所行賂，無所措謀，則與胥吏表裏撰合，語言粧點，事務妄興，論訴則爲頑。若官

員與吏爲徒百般詭計掩人耳目受接賄賂偷盜
官錢人戶有能出力爲衆論訴則不爲顧

縣道有非理橫科及預借官物者必相率而次第
陳訟益糧稅自有常額足以克上供州用縣用役
錢亦有常額足以供解發支在縣官正已以率下
則民間無隱負不輸官中無侵盜妄用未敢以爲
有餘亦何不足之有惟作縣之人不自檢已喫者
者者日用者般挈往來送遺結託置造器用儲蓄
囊篋及其他百色之須取給於手分鄉司爲手分
卿司者豈有將已財奉縣官不過統轄庫之錢而
爲其弊或擯人戶稅物而不納或將到庫之錢而
他用或僞作過軍過客口券旁及修葺廨舍而公
求支破或陽爲解發而中途截撥其弊百端不可
悉舉縣官旣素受其汚吹徃徃知而不問况又有
懵然不曉財賦之利病及曉之者又與之通同作
弊一年之間雖至小邑虧失數千緡殆不覺也於
是有橫科預借之患及有拖欠州郡之數及將任
滿請託關節以求脫去而州郡遂將積欠勒令後
政補償夫前政以一年財賦不足一年支解爲後
政者豈能以一年財賦補足數年財賦故於前政

預借錢物多不認理或別設巧計陰奪民財以求
備足舊欠其禍可勝言哉

世範卷中終

治家

人之居家須令垣牆高厚藩籬周密窗壁門關堅
牢隨損隨修如有水竇之類亦須常設格子務令
新固不可輕忽雖竊盜之巧者穴牆穿籬穿壁決
關俄頃可辨比之頽墻敗籬腐壁敝門以啟盜者
有間矣且免奴婢奔竄及不肖子弟夜出之患如
外有竊盜內有奔竄及子弟生事縱官司爲之受
理豈不重費財力
居止或在山谷村野僻靜之地須於周圍要害去

處置立莊屋招誘丁多之人居之或有火燭竊盜
可以卽相救應

凡夜犬吠盜未必至亦是盜來探試不可以爲他
而不警夜間遇物有聲亦不可以爲鼠而不警
屋之周圍須令有路可以往來夜間遣人十數遍
巡之善慮事者居於城郭無甚隙地亦爲夾牆使
邏者往來其間若屋之內則子弟及奴婢更迭巡
警

夜間覺有盜便須直言有盜徐起逐之盜必且竄
不可乘暗擊之恐盜之急以刀傷我及誤擊自家
之人若持燭見盜擊之猶庶幾若獲盜而已受拘
執自當隼法無過毆傷

多蓄之家盜所覬覦而其人又多置什物喜於矜
耀尤盜之所垂涎也富厚之家若多儲錢穀少置
什物少蓄金寶絲帛縱被盜亦不多失前輩有戒
其家自冬夏衣之外藏帛以備不虞不過百匹此
亦高人之見豈可與世俗言

劫盜有中夜炬火露刃排門而入人家者此尤不
可不防須於諸處往來路口委入爲耳目或有異
常則可以先知仍預置門遇有警急老幼婦女且

從便門走避又須子弟及僕者平時常備器械爲禦敵之計可敵則敵不可敵則避切不可令盜得我之人執以爲資則隣保及捕盜之人不敢前劫盜雖小人之雄亦自有識見如富家平時不刻利又能樂施又能種種方便當兵火擾攘之際猶得保全至不忍焚毀其屋凡盜所快意於焚掠汗辱者多是積惡之人富家各宜自省

家居或有失物不可不急尋急尋則人或投之僻處可以復收則無事矣不急則轉而出外愈不可見又不可妄猜疑人猜疑之當則人或自疑心一生他變猜疑不當則正竊者反自得意况疑心一生則所疑之人揣其行坐辭色皆若竊物而實未嘗有所竊也或已形於言或妄有所執治而所失之物偶見或正竊者方獲則悔將若何

居宅不可無隣家慮有火燭無人救應宅之四圍如無溪流當爲池井慮有火燭無水救應又須平時撫卹隣里有恩義有士大夫平時多以官勢殘虐隣里一日爲讐人刃其家火其屋宅隣里更相戒曰若救火火熄之後非惟無功彼更訟我以爲盜取他家財物則獄訟未知了期若不救火不過

杖一百而已隣里共受杖而坐視其大廈為煨燼
生生之具無遺此其平時暴虐之效也

火之所起多從厨竈益厨屋多時不掃則埃墨易
得引火或竈中有留火而竈前有積薪接連亦引
火之端也夜間最當巡視

烘焙物色過夜多致遺火人家房戶多有覆蓋宿
火而以衣籠罩其上皆能致火須常戒約

蠶家屋宇低隘於炙簇之際不可不防火

農家儲積糞壤多為茅屋或投死灰於其間須防

內有餘燼未滅能致火燭

茅屋須常防火太風須常防火積油物積石炭須

常防火此類甚多切須詢究

富人有愛其小兒者以金銀珠寶之屬飾其身小

人有貪者於僻靜處壞其性命而取其物雖聞於

官而實於法何益

市邑小兒非有壯夫携負不可令游街巷慮有誘
略之人也

人之家居井必有幹池必有欄深溪急流之處峭
險高危之地機關觸動之物必有禁防不可令小
兒狎而臨之脫有踈虞歸怨於人何及

親賓相訪不可多虐以酒或被酒夜卧須令人照
管往時括蒼有困客以酒且慮其不告而去於是
卧於空舍而鑰其門酒渴索漿不得則取花瓶水
飲之次日啓關而客死矣其家訟於官郡守汪懷
忠究其一時舍中所有之物云有花瓶浸旱蓮花
試以旱蓮華浸瓶中取罪當死者試之驗乃釋之
又有置水於案而不掩覆屋有伏虵遺毒於水客
飲而死者凡事不可不謹如此

清晨早起昏晚早睡可以杜絕婢僕姦盜等事

司馬溫公居家維義令僕子非有警急修葺不得
入中門婦女婢妾無故不得出中門只令金下

童通傳內外治家之法此過乎矣婢妾與主翁親
近或多挾此私通僕輩有子則以主翁藉口畜愚
賤之裔至破家者多矣

凡有婢妾不可不謹其始亦不可不防其終

人有婢妾不禁出入至與外人私通有姪不正其
罪而遽逐去者往往有於主翁身故之後自言是
主翁遺腹子以求歸宗旋致與訟世俗所宜警此
免累後人

人有以正室妬忌而於別宅置婢妾者有供給媚

女而絕其與人往來者其關防非不密監守非不謹然所委監守之人得其犒遺反與外人爲耳目以通往來而主翁不知至養其所生子爲嗣者又有婦人臨產主翁不在則弃其所生之女而取他人之子爲已子者主翁從而收養不知非其已子庸俗愚暗大抵類此

婦女多妬有正室者少蓄婢妾蓄婢妾者多無正室夫蓄婢妾者內有子弟外有僕隸皆當關防制以主母猶有他事况無所統轄以一人之耳目臨之豈難欺哉暮年尤非所宜使有意外之事當如何

夫蓄婢妾之家有僻室而人所不到有便門而可以通外或溷廁與厨竈相近而使膳夫掌廚或夜飲在於內堂而使僕子供過其蔽有不可防者益此曹深謀而主不之猜此曹迭爲耳目而主又何由知覺

夫置婢妾教之歌舞或使值樽以爲賓客之歡切不可蓄姿貌黠慧過人者慮有惡客起覬覦之心彼見美麗心欲得之逐獸則不見泰山苟勢可以臨我則無所不至綵珠之事在古可鑒近世亦多

有之不欲指言其名

士大夫之家有夜間男女羣聚呼慮至於達旦豈無託故而起者試靜思之

人家有僕當取其朴直謹愿勤於任事不必責其應對進退之快人意人之子弟不知溫飽所自來者不來自已德業之出衆而獨欲僕者哨黠之出衆費財以養無用之人固未甚害生事爲非皆此輩導之也僕者而有市井浮浪子弟之態異巾美服言語詐不可蓄也蓄僕之久而驟然如此閨

閨之事必有可疑

奴僕小事必就役於人者天資多愚作事乖舛背違不曾有便當省力之處加頻放什物必以斜爲正如裁截物色必以長爲短若此之類殆非一端又性多忘囑之以事全不記憶又性多執所見不是自以爲是又性多狠輕於應對不識分寸所以辱主於使令之際常多叱咄其爲不改其言愈辯辱主愈不能平於是筆楚加之或失手而至於死亡者有矣凡爲家長者於使令之際有不如意當云小人天資之愚如此宜寬以處之多其教誨省其嗔怒可也如此則僕者可以免罪主者胸中亦大

安樂省事多矣至於婢妾其愚尤甚婦人既多福
急狠悻暴忍殘刻又不知古今道理其所以責備
婢妾者又非大夫之比爲家長者宜於平昔常以
待奴僕之理論之其間必自有曉然者

人之居家凡有作爲及安頓什物以至田園倉庫
厨廁等事皆自爲之區處然後三令五申以責付
奴僕猶懼其遺忘不如吾志今有人一切不爲之
區處凡事無大小聽奴僕自爲謀不合已意則怒
罵鞭撻繼之彼愚人止能出力以奉吾令而已豈
能善謀一二稍合吾意若不知此自見多事且知
不執役必使一不執役者爲之區處謂之都料
匠蓋人凡有執爲則不暇他見須令一不執爲者
旁觀而爲之區處則不煩擾面功增倍矣

婢僕有頑狠全不中便令者宜善遣之不可留留
則生事主或過於毆傷此輩或挾怨爲惡有不容
言者婢僕有姦盜及逃亡者宜送之於官依法治
之不可私自鞭撻亦恐有意外之事或逃亡非其
本情或所竊止於飲食微物宜念其平日有勞只
略懲之仍前留備使令可也

婢僕有小過不可親自鞭撻蓋一時怒氣所激鞭

世
撻之數必不記徒且費力婢僕未必知畏惟徐徐責問令他人執而撻之視其過之輕重而定其數雖不過怒自然有威婢僕亦自然畏憚矣壽昌胡倅彥特之家子弟不得自打僕隸婦女不得自打婢妾有過則告之家長為之行遣婦女擅打婢妾則撻子弟此賢者之家法也

婢僕有過既已鞭撻而呼喚使令辭色如常則無他事蓋小人受杖方內懷怨而主人怒不之釋恐有輕生而自殘者

世
婢僕有過既而自撻者其身可救不可解其縛須急抱其身令稍高則所撻處必稍寬仍更令一人以指於其撻處漸漸寬之覺其氣漸往來乃可解下仍急令人吸其鼻中使氣相接乃可以蘇或不曉此理而先解其繫處其身力重其撻處愈急只一噓氣便不可救此不可不預知也如身已冷不可救或救而不蘇當留本處不可移動叫集隣保以事聞官仍令得力之人日夜同與守視恐有犬鼠之屬殘其屍也自刃不殊宜以物掩其傷處或已絕亦當如前說

人家有井於甃處宜為缺級令可以上下或有墜

井投井者可以令人救應或不及亦當如前說溺
水投水而水深不可援者宜以竹篙及木板能浮
之物投與之溺者有所執則身浮可以救應或不
及亦當如前說夜睡壓死及卒死者亦不可移動
並當如前說婢僕無親屬而病者當令出外就隣
家醫治仍經隣保錄其詞說却以聞官或有死亡
則無他慮

婢僕欲其出力辦事其所以禦饑寒之具爲家長
者不可不留意衣須令其溫食須令其飽士大夫
有云蓄婢不厭多教之紡績則足以衣其身蓄僕
不厭多教之耕種則足以飽其腹大抵小民有力
足以辦衣食而力無所施則不能以自活故求就
役於人爲富家者能推惻隱之心蓄養婢僕乃以
其力還養其身其德至大矣而此輩旣得溫飽雖
苦役之役亦甘心焉

婢僕宿卧去處皆爲點檢今冬時無風寒之患以
至牛馬猪羊猫狗雞鴨之屬遇冬寒時各爲區處
牢圈棲息之處此皆仁人之心備物我爲一理
也

飛禽走獸之與人形性雖殊而喜聚惡散貪生畏

死其情則與人同故離羣則向人悲鳴臨危則向人哀號爲人者既忍而不之顧反怒其鳴號者有矣胡不反已以思之物之有望於人猶人之有望於天也物之鳴號有訴於人不之卹則人之處患難死亡困苦之際乃欲仰首叫號求天之卹耶大抵人居病患不能支持之時及處囹圄不能脫去之時未嘗不反覆究省平日所爲某者爲惡某者爲不是其所以改悔自新者指天誓日可表至病患平寧及脫去罪戾則不復記省造罪作惡無異往日余前所言言言人經歷患難者安知不猶恐痛定之後不復記省彼不知患難者安知不以吾言爲迂

有子而不自乳使他人乳之前輩已言其非矣况其間未乳母於未產之前者使不舉已子而乳我子有子方嬰孩使捨之而乳我子其已子呱呱而泣至於餓死者有因仕宦他處逼勒牙家誘賺人之妻使捨其夫與子而乳我子因挾以歸鄉使其一家離散生前不復相見者士夫遍相庇護國家法令有不能禁彼獨不畏於天哉蓄奴婢惟本土人最善益或有病患則可責其親

屬爲之扶持或有非理自殘既有親屬明其事因
公私又有質證或有婢妾無父子兄弟可依僕隸
無家可歸念其有勞不可不養者當令預經隣保
自言併陳於官或預與之擇其配婢使之嫁僕使
之娶皆可絕他日意外之患也

雇婢僕須要牙保分明牙保又不可令我家人爲
之也

買婢妾既已成契不可不細詢其所自來恐有良
人子女爲人所誘略果然則卽告之官不可以婢
妾還與引來之人應殘其性命也買婢妾須問其
應典賣不應典賣如不應典賣則不可成契或果
窮乏無所依倚須令經官自陳下保審會方可成
契或基不能自陳令引來之人契中稱說必與雇
錢待其有親人識認卽以與之也

族人隣里親戚有狡獪子弟能恃強凌人損彼益
此富家多用之以爲爪牙且得目前快意此曹內
旣姦巧外常某順子弟責罵狎玩常能容忍爲子
弟者亦愛之他日家長旣沒之後誘子弟爲非者
皆此等人也大抵爲家長者必自老練又其智略
能駕馭此曹故得其力至於子弟須賢明如其父

兄則可無慮中材之人鮮不爲其鼓惑以致敗家
唐史有言妖禽孽狐當晝則伏息自如得夜乃爲
之祥正謂此曹若平肯延接淳厚剛正之人雖言
語多拂人意而子弟與之久處則有身後之益所
謂快意之事常有損拂意之事常有益凡事皆然
宜廣思之

幹人有管庫者須常謹其簿書審其見存幹人有
管穀米者須嚴其簿書謹其管倉兼擇謹畏之人
使之看守幹人有貸財本與販者須擇其淳厚愛
惜家累方可付托蓋中產之家月費之計曾難支
吾况受傭於人其饑寒之計豈能周足中人之性
目見可欲其心必亂况下愚之人見酒食聲色之
美安得不動其心向來財不滿其意而克其欲故
內則與骨肉同饑寒外則視所見如不見今其財
物盈溢於目前若日日嚴謹此心姑復主者事勢
稍寬則亦何憚而不爲其始也移用甚微其心以
爲可償猶未經慮久而主不之覺則日增焉月益
焉積而至於一歲移用已多其心雖惴惴無可奈
何則求以掩覆至二年三年侵欺已大彰露不可
掩覆主人欲峻治之已近噬臍故凡委托幹人所

宜警此國家以農爲重蓋以衣食之源在此然人
家耕種出於佃人之力可不以佃人爲重遇其有
生育婚嫁營造死亡當厚賜之耕耘之際有所假
貸以收其息水旱之年察其所虧早爲除減不可
有非理之需不可有非時之役不可令子弟及幹
人私有所擾不可因其讐者告語增其歲人之租
不可強其稱貸使厚供息不可見其自有田園輒
起貪圖之意視之愛之不啻如骨肉則我衣食之
源悉藉其力俯仰可以無愧怍矣

佃僕婦女等有於人家婦女小兒處稱貸莫令家
長知而欲重息以生借錢穀及欲借質物以濟急
者皆是有心脫漏必無還意而婦女小兒不令家
長知則不敢取索終爲所負爲家長者宜常以此
喻其家

尼姑道婆媒婆牙婆及婦人以買賣針灸爲名者
皆不可令人入家凡脫漏婦女財物及引誘婦女
爲不美之事皆此曹也

池塘陂湖河埭蓄水以溉田者須於每年冬月水
涸之際浚之使深築之使固遇天時亢旱雖不至
於太稔亦不至於全損今人往往於亢旱之際常

思修治至收刈之後則忘之矣諺所謂三月思種
桑六月思築塘蓋傷人之無遠慮如此

池塘陂湖河埭有衆享其溉田之利者田多之家
當相與率倡令田主出食佃人出力遇冬時修築
令多蓄水及用水之際遠近高下分水必均非止
利已又且利人其利豈不博哉今人當修築之際
靳出食方及用水之際奮臂交爭有以耒耨相歐
至死者縱不死亦至坐獄被刑豈不可傷然至此
者皆由田主慳吝之罪也

之閒節孰其利令時種植甚難山間地僻其計
至於兄弟析產或因一根茅之微忿爭失歡比鄰
山地偶有竹木在兩界之間則興訟連年寧不思
使向來天不產此則將何所爭若以爭訟所費僱
工植木則一二十年之間所謂林木不可勝用也
其間有以果木逼於隣家實利有及於其童稚則
怒而伐去之者尤無所見也

人有小兒須常戒約莫令與隣里損折果木之屬
人養牛羊須常看守莫令與隣里踏踐山地六種
之屬人養鷄鴨須常照管莫令與隣里損啄菜茹

六種之屬有產業之家又須各自勤謹墳墓山林
欲聚錄長茂蔭映須高其牆圍令人不得踰越園
圃種植菜茹六種及有時果去處嚴其籬圍不通
人往來則亦不至臨時責怪他人也

人有田園山地界至不可不分明異居分析之初
置產典買之際尤不可不仔細人之爭訟多由此
始且如田畝有因地勢不平分一丘爲兩丘者有
欲便順併兩丘爲一丘者有以屋基山地爲田又
有以田爲屋基園地者有改移街路水圳者官中
雖有經界圖籍壞爛不存者多矣况又從而改易
不經官司隣保驗證豈不大啓弊端人之田畝有
在上丘者若常修田畔莫令傾倒人之屋基園地
若及時築壘垣牆纔損卽修人之山林若分明挑
掘溝塹纔損卽修有何爭訟惟其鹵莽田畔傾倒
修治失時屋基園地只用籬圍年深壞爛因而侵
占山林或用公木猶可辨明間有以木以石以坎
爲界年深不存及以坑爲界而外又有一坑相似
者未嘗不啓紛紛不決之訟也至於分析止憑閭
書典買止憑契書或有鹵莽該載不明公私皆不
能決可不戒哉間有典買山地幸其界至有疑故

令元契稱說不明因而包占者此小人之用心遇明官司自正其罪矣

分析之家置造圖書有各人止錄已分所得田產者有一本互見他分者止錄已分多是內有私曲不欲顯暴故多爭訟若互見他分厚薄肥瘠可以畢見在官在私易為折斷此外或有宣勞於衆衆分弁與田產或有一分獨薄衆分弁與田產或有因妻財因仕宦置到來歷明白或有因營運置到而衆不願分者並宜於圖書後開具仍須斷約不在開具之數則爲漏圖雖分析後許應分人別亦均分可以杜絕隱瞞之弊不至連年爭訟不測矣

人有求避役者雖私分財產甚均而圖書砧基則粧在一分之內令一人認役其他物力低小不須克應而其子孫有欲執書契而掩有之者遂興訴訟官司欲斷從實則於文有礙欲以文爲斷而情則不然此皆俗曹初無遠見規避於目前而貽爭於身後可不鑒此

人有已分財產而欲避免差役則冒同宗有官之人爲一戶籍者皆他日爭訟之端由也

縣道貪污遇有析戶印關則厚有所需人戶憚於所費皆匿而不印私自剖析經年既深貧富不同恩義頓踈或至爭訟一以為已分失去關書一以為分財未盡未立關書官中從文則礙情從情則礙文故多欠而不決之患凡析戶之家宜即印關書以杜後患人戶交易當先憑牙家索取關書砵基指出丘段圍號就問見佃人有無界至交加典賣重疊次問其所親有無應分人出外未回及在卑幼未經分折或係棄產必問其初應與不應受棄或寡婦卑子執憑交易必問其初曾與不曾勘會如係轉典賣則必問其元契已未投印有無諸般違礙方可立契如有寡婦幼子應押契人必令人親見其押字如價貫年月四至畝角必即書填應債負貨物不可用必支見錢取錢必有處所擔錢人必有姓名已成契後必即投印慮有交易在後而投印在後者已印契後必即割稅慮因循不割稅而為人告論以致拘沒者官中條令惟交易一事最為詳備蓋欲以杜爭端也而人戶不悉乃至違法交易及不印契不離業不割稅以至重疊交易詞訟連年不決者豈非人戶自速其辜哉

凡隣近利害欲得之產宜稍增其價不可恃其有親有隣及以典至買及無人敢買而扼損其價萬一他人買之則悔且無及而爭訟由之以興也

凡田產有交關違條者雖其價廉不可與之交易他時事發到官則所費或十倍然富人多要買此產自謂將來拚錢與人打官司此其癖不可救然自遺患與患及子孫者甚多凡交易必須項項合條卽無後患不可憑恃人情契密不爲之防或有失歡則皆成爭端如交易取錢未盡及贖產不曾收契之類宜卽理會去著或卽問官以絕將來同訴切戒切戒

貧富無定勢田宅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買產之家當知此理不可苦害賣產之人蓋人之賣產或以關食或以負債或以疾病死亡婚嫁爭訟已有百千之費則鬻百千之產若買產之家卽還其直雖轉手爲留且可以了其出產欲用之一事而爲富不仁之人知其欲用之急則陽距而陰鈎之以重扼其價既成契則姑還其直之什一二約以數日而盡償至數日而問焉則辭以未辦又屢問之或以糴糶授之或以米穀及他物高估而補

償之出產之家必大窘之所得零微隨即耗散向之所擬以辦某事者不復辦矣而往還取索六力之費又居其中彼富家方自竊喜以為善謀不知天道好還及其身而獲報者有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者富家多不之悟豈不迷哉

假貸錢穀責令還息正是貧富相資不可闕者漢時有錢一千貫者比千戶侯謂其一歲可得息錢二百千比之今時未及二分今若以中制論之實庫月息自二分至四分貸錢月息自二分至五分貸穀以一熟論自三分至五分取之亦不為虐還者亦可無詞而典質之家至有月息什而取一者江西有借錢約一年償還而作合子立約者謂借一貫文約還兩貫文衢之開化借一秤米而取兩秤浙西上戶借一石米而收一石八斗皆不仁之甚然父祖以是而取於人子孫亦復以是而償於人所謂天道好還於此可見

兼井之家見有產之家子弟昏愚不肖及有緩急多是將錢強以借與或始借之時設酒食以媚悅其意或既借之後歷數年不索取待其息多又設酒食招誘使之結轉併息為本別更生息又誘勒

其將田產折還法禁雖嚴多是幸免惟天網不漏
諺云富兒更替做益謂迭相酬報也

有輕於舉債者不可借與必是無藉之人已懷負
賴之意凡借人錢穀少則易償多則易負故借穀
至百石借錢至百貫雖力可還亦不肯還寧以所
還之資爲爭訟之費者多矣

凡人之敢於舉債者必謂他日之寬餘可以償也
不知今日之無寬餘他日何爲而有寬餘譬如百
里之路分爲兩日行則兩日皆辦若欲以今日之
路使明日併行雖勞苦而不可至凡無遠識之人
永目前寬餘而那積在後者無不破家也切宜鑒
此

凡有家產必有稅賦須是先截留輸納之資却將
贏餘分給日用歲入或薄只得省用不可侵支輸
納之資臨時爲官中所迫則舉債認息或托攬戶
稅納而高價算還是皆可以耗家大抵曰貧曰儉
自是賢德又是美稱切不可以此爲愧若能知此
則無破家之患矣

納稅雖有省限須先納爲安如納苗米若不趁晴
早納必欲拖後或值雨雪連日將如之何然州郡

多有不體量民事如納秋米初時既要乾圓加量又重後來縱納濕惡加量又輕又後來則折爲低價如納稅絹初時必欲至厚實者後來見納數之少則放行輕疎又後來則折爲低價入戶及攬子多是較量前後輕重不肯撓先送納致被縣道追擾惟鄉曲賢者自求省事不以毫末之較計爲期也鄉人有糾率錢物以造橋修路及打造渡船者宜隨力助之不可謂捨財不見獲福而不爲且如道路旣成吾之晨出暮歸僮馬無踈虞及乘輿馬過橋渡而不至惴惴者皆所獲之福也

人之經營財利偶獲厚息以致富盛者必其命運亨通造物者陰陽致此其間有見他人獲息之多致富之速則欲以人事强奪天理如取米而加以水賣鹽而雜以灰賣漆而和以油賣藥而易以他物如此等類不勝其多目下多得贏餘其心便自欣然而不知造物者隨卽以他事取去終於貧乏况又因假壞真以虧本者多矣所謂人不勝天太抵轉販經營須是先存心地凡物貨必真又須敬惜如欲以此奉神明又須不敢貪求厚利任天理如何雖目下所得之薄必無後患至於買撲坊場

之人尤當知此造酒必極醇厚精潔則私醕之家自然難售其間或有私醕必審止絕之術不可拔此打破人家朝夕存念止欲趁辦官課養育姪累不可妄求厚積及計會司案拖官錢若命運亨通則自能富厚不然亦不致破蕩請以應開坊之人觀之

起造屋宇最人家至難事年齒長壯世事諳歷於起造一事猶多不悉況未更事其不因此破家者幾希益起造之時必先與匠者謀匠者惟恐主人單費而不爲則必小其規模節其費用主人以爲力可以辦銳意爲之匠者則漸增廣其規模至數倍其費而屋猶未及半主人勢不可中輟則舉債鬻產匠者方喜興作之未艾工鏹之益增余嘗勸人起造屋宇須十數年經營以漸爲之則屋成而家富自若益先議基址或平高就下或增卑爲高或築墻穿池逐年漸爲之期以十餘年而後成次議規模之高廣材木之若干細至椽桷籬壁竹木之屬必藉其數逐年買取隨即斲削期以十餘年而畢備次議瓦石之多少皆預以餘力積漸而儲之雖僦雇之費亦不取辦於倉卒故屋成而家富

自若也

近世老師宿儒多以其言集爲語錄傳示學者
蓋欲以所自得者與天下共之也然皆議論精
微學者所造未至雖勤誦深思猶不開悟況中
人以下乎至於小說詩話之流物賢於已非有
裨於名教亦有作爲家訓戒示子孫或不該詳
傳焉未廣采朴鄙好論世俗事而性多忘人有
能誦其前言而已或不記憶續以言私筆之欠
而成編假而錄之者頗多不能編應乃錄本以
傳昔子思論中庸之道其始也夫婦之愚皆可
與知夫婦之不肖皆可能行極其至妙則雖聖
人亦不能知不能行而察乎天地今若以察乎
天地者而語諸人前輩之語錄固已連篇累牘
姑以夫婦之所與知能行者語諸世俗使田夫
野老幽閨婦女皆曉然於心自問人或好惡不
同互是迭非必有一二契其心者庶幾息爭省
刑俗還醇厚聖人復起不吾廢也初余目是書
爲俗訓府判同舍劉公更曰世範似過其實三
讀易之不聽終當從其舊云

淳熙己亥上元三衢梧坡袁采書於樂清琴堂

